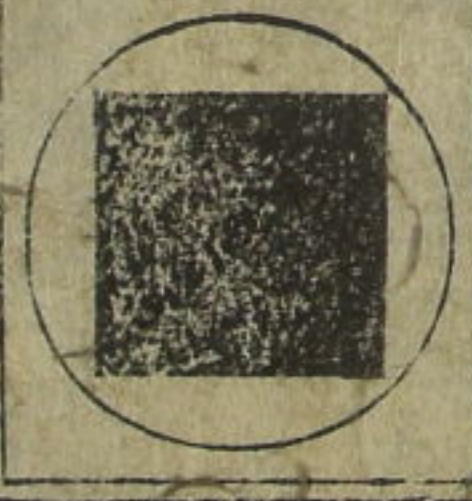


支那
撰述

石門文字禪
卷并力
之三十



16
1123
15

0 1 2 3 4 5 6 7 8 9 30 1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和16
1/23
卷 1/止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書

上張無盡居士退崇寧書

其啓誦相公佳句願見二十年矣每念威德崇重辯
才無礙未易爾對顧省鈍根無異能解非所堪任以
是久不敢行詣耳不謂比來照禪師書中過辱緒言
見及如佩黃金良藥之賜閣下昔與雲庵兜率神交
道契爲內外護雖當時從游之人如其者亦蒙記錄

支那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一

愛人而及屋烏謂徒虛語今始信然又蒙辱以崇寧
見召尚未識門屏而據授以師位衲子驚怪莫不改
觀實以鄙陋恐臨事失職有累閣下知言耳故不敢
輒受謹課成拙頌六首繕寫呈上聊供閣下千里法
喜之游干冒鈞重不勝愧悚

答張天覺退禪慶書

其啓其青山白雲之人其蹤跡不願上王公貴人之
齒牙縱浪大化飽飯足矣不虞閣下過顧千里惠書
以崇寧見要挽至人夫之上使授佛之職責以重振
西祖已墜之風其以閣下所責甚重其材力甚薄

不敢輒冒寵命作偈辭免意閣下必憐其誠從其所
欲棄置之久矣而禮意益勤三返其使欲一相見而
已其翻然改曰無盡居士道大德博名聲徧華夏獨
立四顧爲我家門墻又先雲庵之執今區區於一愚
比丘其可終不往也故間關而來閣下一見過有稱
賞嘗謂天下之英物聖宋之異人撥置形骸傾瀉意
氣奇章

代雲蓋賀北禪方老書

清淨燕居雖聖師之明誨流通法藏乃釋子之本心

于其可為之時蓋亦何膠於迹遠公老矣竟不過於
 虎谿南陽翻然乃肯來於鳳闕觀其以道自重則或
 異惟其以身徇法則皆然伏惟其人清明在躬淳化
 接物以淵才雅思之三昧資淹通博識之兼能比自
 雲山徙居城郭蓋叢林之故老傳聲名於此邦金斗
 城中舊挽浮山之九帶汨羅江上重揚臨濟之三玄
 允壯吾宗提攜後學凡於聞見無不懽譁屬叨疾衰
 尚稽展對謹奉啓陳賀春色向暄尤冀珍重

代答瀉山評老書

竊承已辭惠日咸爭瑞鳥之先瞻歛然道風遠與珍

緘而竝至悃誠特厚文彩甚華俯思衰殘交增喜愧
 顧茲瀉水寔甲熊湘前豪峻大雄之風近世茂霜華
 之嗣欽承禪師游戲濃窟熟爛叢林飄然而來故將
 有意於先覺發其所蘊行看施益於後昆豈惟拙者
 之與榮抑亦輿情之所望謹奉啓上謝

代法嗣書

某聞惟師弟子系時因緣雖遷流於人夫或契闊於
 生死不謀而合妙於磁石之鍼適然而逢特類盲龜
 之木方相視而一笑歎再來之尚存披掌發異世之
 珠後身附前生之植載之傳記炳若丹青然望道固

有淺深受材不無大小沿從中世非復古風名存實
 亡力微習重寂無奮起幾至陵夷如其者志節願追
 古先識慮皆居人下契無悟花之敏迷有摘葉之愚
 自離七閩謾游三楚夤緣養育則恩均親教提攜收
 拾則人固戶知非止見聞之熏蒸蓋亦琢磨之馱飲
 誓同小朗斷筇不下三生敢料大瀉踢餅遂辭百丈
 恭惟某人道傳熊嶽派出虎溪聲華久著於叢林誠
 寔可開於金石游戲翰墨爛熟教乘屢讓名山倦臨
 清衆而宗門道廣學者日親機比踈山敢犯腹中之
 鱗甲辯如慧日寧逃口內之雌黃蓋其要妙淵深高

明廣大而其應量而休蚊蚋亦名飲海登高未已女
 蘿適幸依松敢不永棄世緣長依淨社激昂志節報
 効恩私然力甚纖埃敢助培於佛種光猶燿火徒僭
 續於祖燈瞻望門闌馳心師範過此已往未知所裁

代答書

伏審允膺顯命榮途素心輿情欣聞士論增氣竊謂
 仕宦無大小當各行其志窮達有義命則不必言時
 較今竹帛所傳如漢文武之盛觀其至鑿天不可誣
 相如之賦甚工止於為令李廣之藝絕類竟不得侯
 蓋功名出於偶然故用舍置諸度外然有是語未見

若人恭惟其官深於文詞綽有標韻言行信於閭里
聲稱著於搢紳袖手來歸餞華顛於詩酒挂冠閒暇
登清嘯於雲泉方慚贊賀之未緣遽辱百封之先及
獲窺筆力槩見平生習俗移人鄙後來居士之論天
資近道有急流勇退之風陳誼甚高把卷增慨驚文
彩之奪目挹謙光之照人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瑤
之報其於欽佩莫究頌言

代上太師啓

君子立邦家之光固難親炙忠臣在社稷之衛豈易
皈依幸逢濟濟辟王之朝共遇赫赫師尹之貴豈無

巨筆用贊元勳故巨壑縱魚王褒著漢武得賢之頌
在琨牡馬史克陳僖公有道之詩敢當搢紳先生作
者之前願聽狂簡小子斐然之語雖牖中窺日未盡
光輝然爨下焦桐亦堪聽采恭惟某官文章宗伯道
德真儒會逢千載一遇之時協贊一日萬機之政股
肱周室首居尚父之尊左右商王自任阿衡之重一
持政柄大振朝綱李逢吉十六子之奸回悉歸竄逐
崔祐甫八百員之英傑盡入搜揚恢離泮以興賢莫
幾千人經明行修之士設庠序而化邑復數百年鄉
舉里選之科鑄鐵錫子母以便利公私弛山河茶鹽

而通行商旅興水利則倣載南畝得施十千維耦之
勤勸農田則平秩西成俱獲三百其困之望恤貧置
院凶年無溝洫之憂漏澤開園枯骨免狐狸之噉天
寧建寺祈明明天子壽考萬年敦宗立官使振振公
子本支百世以至乎九鼎鑄而百神受職八寶獻而
萬福攸同大晟作而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四輔建而
足以利國家興社稷王道平而百川理黃河於是乎
清元氣回而萬物春靈芝於是乎秀遂致一人有慶
四海無虞三階平而風雨時五穀熟而人民育天垂
甘露地產嘉禾山川草木之裕如鳥獸魚鼈之咸若

民躋壽域俗樂春臺一方無鼠偷狗竊之驚四境有
犬吠雞鳴之喜遠人率化荒服來王萬邦共惟帝臣
天地莫非王土開關受吏梯航遠走於蠻中獻地稱
蕃瓊璇幾半於天下皆是八柱擎天之力益知四時
成歲之功昭昭簡在帝心籍籍頌諸人口前房杜而
後姚宋何以加諸左稷契而右臯夔不能過也此皆
公議豈但私言自從往古來今無不光前絕後雖禿
千毫之鬼難紀宏規縱榨萬楮之皮莫形魯頌其備
員官業托質洪鈞望南山之維石崑崙幾年注目仰
北斗之台星兩兩每夜勞覓歎無路以掃門徒有心

於投刺鳳衰已甚敢與楚接之歌半喘非時終冀那
吉之間特書悃悞上瀆高明造化鑪中敢希陶鑄燮
調手內全藉提攜果蒙自卯及翼之恩不忘摩頂至
踵之報

代上少師啓

伏審光膺大號榮二三公凡屬生成舉同林蹈竊以
大臣謀國元帥行師深惟用兵之難近請以唐爲喻
裴度之誅元濟名蓋淮西子儀之備吐蕃威宣關內
然而軍旅屢失歲月薦更或碎韓愈勒銘之碑或置
朝恩疾功之沮紛然異議沸於外庭未有燾祭朝陳

散犬戎於沙幕捷書夜奏復萬貢之山河服功於談
笑之間紀績於鼎彝之上雖曰天之時數豈非人之
力爲恭惟藥官先生蘊德方剛受材宏犬以山甫補
袞之手應高宗協夢之祥惟都惟俞可曰千載之遇
知文知武是謂萬人之英當魏魏乎有道之朝建岌
岌乎無前之業父子俱登二事君臣慶同一時四世
五公何足道也一門萬石竊且陋之已收玉版之榮
行遂金甌之拜某猥緣望履獲預執鞭永懷剪拂之
私未効涓埃之報終當爲之殞首且將依以揚聲身
處江湖遐想平津之館職拘飛挽遙稱北海之觴

代東林謝知府啓

右某啓准使符授前件職事已祇受者竊以冠世名山道德所在出塵淨社緇白同歸近偶厄於妄庸坐幾見其傾覆且得神穎以整頽綱上以副王臣外護之勤下以副叢林中興之漸如某者涖衆猶晚涉道未深五逢楚國之秋三涉湘山之剝特以宗風之盛悞爲學者所推偶預總提良出微俸恭惟某官斯民先覺當世偉人世殿侯藩名獨簡於睿想入聯清禁道每格於君心期必代於天上蓋久從於人望某已次治境行瞻履商獲聞聲咳之餘倍切敘崇之素謹

具啓陳謝伏惟台慈炤察

代上湖南使者書

某聞趙清獻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龜自隨坐則撫琴玩龜蜀人莫測寓止成都以書抵中朝故人曰成都全蜀之地沃野千里而多江山登臨之樂齋閣事簡時有山僧野人投詩而去諸公顧此吾事豈不流哉嗚呼山僧野人固無用於世然一造大人君子之庭飾鄙陋之詞敘棲遲之蹟則遂爲公卿美談恭惟某官文章之卓越風節之高特冠於搢紳雖功名事業之効未收而人主倚眷天下之屬望販夫乳兒莫

不知頌詠盛德其遺風餘烈初不減清獻公而好賢
樂善出於至誠則又過之方持使者節來蒞三湘以
萬壑之松聲爲琴以自養之靈智爲龜當其酒酣客
散頽然墮積聽江風之度曲觀湛然之發光若傲睨
萬物之表而與造物者游其高韻脫落當十倍西蜀
但山僧野人之詩文未至庭下猶以爲缺典某頃在
丹陽獲陪今儀府相公符寶舍人父子遊自南還頗
獲翰墨切聞公蔡氏臥內客也敢自山中攜至持以
呈獻無所干求惟閣下憐其誠而進之爾

代上宣守書

某聞癡蠅附驥氣凌千里兔絲依松勢登九霄兩物
至微陋也而其氣勢特能榮耀於昆蟲草木者蓋其
所遭之時所託之地適幸而已矣某寒鄉賤微人不
比數賦命數奇臨事金注困窮極矣所幸少游上庠
識閣下一人耳時閣下蔚然自持如喬松之稚蒿萊
養精蓄駿如騏驥之困車軌某因得時交足以緣僕
絡根以蔓衍也嗚呼閣下以冠冕道德鼓吹六經聲
名橫翔捷出摺紳之右富貴昂霄聳壑青雲之上方
掇天子近侍出鎮大邦道顯著矣某塵埃寒乞面目
可憎輒敢冒重湖涉大江千里至前引物連類敘乎

生游從之好欲以駭動視聽聞者多竊笑坐睡然區區之心終欲一望履烏者其情有真可哀者耳其既為功名悞罪大不孝二親之喪四弟之柩皆在淺土家貧族陋默許之不一泣訴於門下是畢世不能舉矣杜甫寒餓流離至食橡栗嚴武鎮兩川甫依之得不死郭元振為太學生家送貲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以與之嗚呼嚴武之忠厚元振之節義蓋如此每讀其傳竊欣慕之恭惟閣下忠厚不棄故舊有嚴劔南之風度節義喜施有郭代公之奇豪而其無杜甫之才有不質名縗服者之

喪其之辭家里巷聚送或疑或信疑者多而信者少此不足怪蓋節義未嘗有故也願閣下哀憐之使信者增氣而疑者沮氣矣

代求濟書

某聞金以自獻致不祥之名鴈以不鳴蹈必死之禍者莊生寓意於兩物蓋所以配士之自獻亦又以罪士而不可不言也夫士臨死禍而不言世必以為誇若困蹇之辱飢寒之憂已切諸身不翅如臥積薪之上而下焚之猶不以為意鉗默不言使莊子不呵之三尺童子且聞以為笑也某幸以諸生得待師範瞻

承顏色熏蒸見聞一年于茲日月不為不久而質疑
 受訓義在徑造面稟而已然特飾鄙陋之詞為之書
 遂及私門之猥以上累聽覽者其情有可哀者耳儻
 蒙霽嚴有和則請畢其說于前某讀漢傳見司馬長
 卿之還成都家四壁立又讀唐帖見顏魯公從李侯
 乞米嗚呼漢唐人物如長卿魯公者可謂碩大而秀
 傑者且屋廬不完饘粥不給況下者乎然兩人者風
 流餘烈可以想見以某之不肖駑鈍聲遺沉下蓋其
 智愚之不移貴賤之相遠無可企羨然猶有羨於長
 卿魯公者羨其當耳長卿固倦遊而歸所累者文君

耳而猶有四壁可誇如某于祿而祿未及親今親皆
 老無以為養弟妹職職及婚嫁二十餘口伏臘叢於
 一身而家無置錙之地魯公雖曰舉家彌月食粥而
 有祿可仰有畜米者容其乞如某者族寒里陋無強
 盛可依之親誰當告者聞古有魯肅指廩借周瑜則
 以為癡郭元振推錢四十萬與不言姓男子以為狂
 則有羨於司馬魯公未足為過也某前此賃屋而居
 今有屋者取以自用一家幼稚將至露地臥起矣恭
 惟先生識妙如著龜納汚如山澤剛而有禮人不得
 而踈親明而無私士實樂於求懇昔劉政往役邠原

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耶原之言蓋喜之也其恃先生之恩竟敢與劉政之謀干犯妄意先生必有原之喜而憐之

塔銘

夾山第十五代本禪師塔銘

并序

師諱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飢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攜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飢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既長大遊報慈寺聞僧說出家因緣願為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

九試經為僧明年受具足戒即往遊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為法窟氣壓叢林蓋臨際九世之孫也而楊政會公之的嗣也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日端領眾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眾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屏院事乃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迎居南嶽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自南臺遷居道林自道林遷居雲

蓋自雲蓋遷居石霜凡十二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各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來山致師師亦不辭欣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答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爾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於來山之正寢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余未識師聞清涼洪禪師言其爲人甚詳後二年門人處曉出開福英禪師所撰行狀來乞銘銘曰

定慧圓明力無所畏顯於湘南遂起臨濟學者如雲異人輩出唯會與南絕羣超逸號末法中二甘露門唯夾山本寔會的孫七移法席籍其聲華迅機雄辯能世其家放懷清真亦足風味睥睨死生蓋其一戲白塔林間矯如飛鶴不涉春緣碧巖花落

鹿門燈禪師塔銘

并序

西蜀世多名僧而魁奇秀傑者尤見於近代有如寶梵大師昭符者弘經解義足以增光佛日太史黃公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者也嗣承其學有如圓明大師敏行者家聲辯才足以舟航苦海內翰蘇公

稱之曰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以如幻之三昧為一方首者也兩公今朝第一等人意所與奪天下從之而寶梵圓明特被賞識兩川講徒增氣四海縉紳想見風裁也鹿門禪師蓋嘗以父事圓明以大父事實寶梵觀其規模弘大教觀淹博熏蒸見聞有自來矣師諱法燈字傳照成都華陽王氏子也自幼時則能論氣節工翰墨逸羣不受世緣控勒年二十三剃落於承天院受具足戒即當首楞嚴講者年皆卑下之時黃太史公謫黔南與圓明遊相好每對榻橫麈師必侍立看其談笑公撫師背謂圓明曰骨相君家汗血

駒也他日佩毗盧印據選佛場者必此子也常夜語及南方宗師公曰今黃龍有心泐潭有文西湖有本皆亞聖大人曹谿法道所在或欲見之不宜後於是圓明棄講出蜀師侍其行至恭州而歿師扶護歸葬成都辭塔而去下荆江歷淮山北抵漢沔徧謁諸老所至少留機語不契振策即行登大洪謁道楷禪師楷問如何是空劫自已對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脫三乘不假修不落有無更道取一句曰待某甲無舌即與和尚道楷駭之師乃伏膺戾止承顏接辭商略古今應機妙密當仁不讓師資相權不減馮山之與

寂子趙州之與文遠也大觀之初楷公應詔而西三
年坐不受師名敕牒縫掖其衣謫緇州師跣足隨之
緇之道俗高其義太守大中大夫李公擴處太平興
國禪院以居之於是洞上宗風盛於京東政和元年
楷公得釋則東遊海濱千餘里太湖中而止草衣澗
飲若將終焉豈非狀名迹之爲累也歟師猶往從之
楷以手擲揄曰雲巖路絕責在汝躬行矣師識其意
再拜而還七年解院事西歸京師名聞天子俄詔住
襄陽鹿門政和禪寺師謝恩罷退飯丞相第堂吏抱
牘至白曰江州東林寺當改爲觀從道士所請師避

席曰廬山冠世絕境東林又其勝處世爲僧居如春
湖白鷗自然相宜今黃冠其中絕境其厄會乎丞相
大以爲然東林之獲存師之力也旣至漢上郡將諷
諸山辦金帛詣京師作千道齋師笑曰童牙事佛有
死無二苟非風狂失心輒以十方檀施之物千里媚
道士耶郡將愧其言而止然天下叢林聞而壯之鹿
門瀕漢江斷岸千尺寺嘗艱於水師坐巖石下念曰
吾欲叢林此地爲皇朝植福而泉不能贍衆山靈其
亦知之乎師以杖擿草根俄衆泉感發一衆大驚山
中之人目之曰燈公泉師初依夾山齡禪師齡道孤

化而無嗣之者僧惟顯得其旨隱於南嶽師以書抵
 長沙使者迎出以居龍安禪寺聞者伏其公貴其行
 初惠定禪師自覺革律為禪開初未半而逝璿藏蜂
 聚故窠遺堙十猶七師為一新之長廡廣廈萬礎磻
 崖冬溫夏清崇堂傑閣十楹照壑吞風而吐月椎拂
 之下五千指十年之間宗風大振人徒見其婆娑勃
 窳若遊戲然不知其中至剛峭激也篤信所學雖威
 武貴勢不敢干以非義性喜施不計有無傾困倒廩
 以走人之急靖康二年春金人復入寇兩宮圍閉驚
 悸不言謝遣學徒杜門面壁而已門弟子明顯白曰

朝廷軍旅之事何預林下人而師獨憂念之深乎師
 熟視徐曰河潤九里漸洳者三百步木作千仞蹂踐
 者一草豈有中原失守而林下之人得寧逸耶五
 月十三日中夜安坐戒門弟子皆宗門大事不及其
 私泊然而逝檢其所蓄道具之外書畫數軸而已閱
 世五十有三坐三十夏度門弟子明顯等七十餘人
 受心法蒙記荊潛通密證匿迹韜光者甚衆二十二
 日全身塔于山口別墅惠定塔之東明顯狀其平生
 來乞銘銘曰
 空劫日用易知難分汝欲分之如聲與聞何嘗有間

月徧谿谷何嘗有斷風偃松竹於一毫端握聚古今
粲然明了而不可尋無功之功無位之位爲物作則
無容觸諱唯此正傳洞上所宗當有神穎振其頽風
堂堂燈公龍象回顧負戴之重徐行安步漢南盤本
兩坐道場楞然一室名聞諸方孝於事師忠於事佛
俯仰無愧雖化不沒聞名在世決不可除則於心外
法有遺餘竟欲除之出以示我笑而不言如冰在火
蘇嶺萬仞蕩摩雲煙曰塔其下望之歸然緬懷高風
叢林殞涕我作銘詩以范來世

蘄州資福院逢禪師碑銘 并序

自達磨入中國授一祖心要而以衣爲信故六世爲
之單傳至曹谿藏其衣故諸方得者輩出其魁壘絕
類碩大光明有若衡山觀音廬陵清原者特爲學者
之所宗仰天下號二甘露門今逢禪師者清原九世
之嫡孫黃龍機公之高弟也此先蓋福州閩縣人生
於陳氏自其少時英特開蕪不受處俗者年敬愛之
唐乾元初落髮於隱真寺明年受具足戒卽策杖遊
方聞黃龍參出巖頭門風孤峻自荆楚舟漢江抵鄂
渚而機公杜門却掃棧絕世路學者皆望崖而退師
獨扣其戶俄聞疾呼曰擊門者爲誰答曰今逢曰未

來此間亦不失答曰若失爭辭與麼來曰來底事作麼生答曰昨日親自渡江黃龍於是開扉笑而器許之師從容遊詠日聞智證雖不事接納而戶外之屨常滿痛自韜晦而人間之譽益著以順義癸未之秋辭黃龍北遊戾止祁陽月峯之下剏為茅茨一飯奉身踟躕終日學者追隨而至川翰雲委前刺史奇章公拜謁受法要而請升座道俗懽呼謂一佛出世遂成叢林號南禪男子張宏甫施宅為寺莊嚴之妙疑絳闕清都從空而墮也歲在戊子夏淨髮更衣而坐謂門弟子曰吾委息後衣麻饌客號踊哭泣皆不可

為苟違吾言則非吾法侶於是以書徧辭檀信六月八日示微疾泊然而化閱世五十有一坐三十四夏塔于郡城之北太和中忽見夢於父老曰吾欲出塔大作佛事於是啓塔而顏貌如生萬衆作禮龕而供事之自是則能指揮造化縱奪禍福使雨暘時若百穀茂遂民建寺其旁世以父子傳器夜燈午梵自唐迄今不替政和之間禪林易之更兩代荒殘如逃亡人家宣和太守林公以嘉祐寺彌勒院僧擇文王之從檀之請也文疎通解事材智有餘道行信於邦人初至之夕適大雨九徙其牀一年而施者填門冠蓋

無虛日二年而修廡密室綠踈青鎖三年而崇殿傑閣間見層出遊僧過客摩肩仍袂已至者忘去方來者如歸余嘗與林敏功子仁過焉仁曰寺以律名而禪規不減諸方廩無餘粟食堂日集千指非有以大過人何以臻此余曰昔臨濟北歸仰山歎曰此人它日道行吳越但遇風則止瀉山問有續之者乎對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故世稱念法華為仰山後身庸詎知文非逢公邪子仁曰彼以荷擔大法此方從事有為仰山逢公若是班乎余曰昔普淨禪師不務說法庵於王城之東日浴萬衆曰時機

淺昧難提正令姑使善法流行足矣又安知逢公之意不出於此乎明年冬遣其徒來乞文又系之以辭曰
我懷巖頭僧中之龍本無寔法但識綱宗乾笑德山怒呵雪峯如師子吼香象失蹤又如麒麟不可繫羈羅山控勒明招追隨逢則晚出天骨權奇振鬣長鳴萬馬不嘶清侯之上駐我巾瓶笑示死生洞開戶庭意行出入不施鎖碯至今城北白塔亭亭寶鈴和鳴上于層霄下有全身百神來朝劫火洞然大千焚燒而此堅固無有動搖咨爾邦民當加敬虔蓋此大士

是汝福田如黃琳公如和褒禪刻此銘詩以壽山川

三角劫禪師壽塔銘 并序

禪師道勸生謝氏邵武人也得法於洪州石門乾禪師初住臨川之景德寺後住長沙之角山道望著三湘學者至如歸十餘年遂為終焉之所門弟子為建壽塔于白雲衝之陽甘露滅其宣和五年十月初二日過焉勸導余至塔所乃為銘之銘曰
東林洪道盛於石門在元祐間歸者如雲後三十年三角有聞石門嫡子東林諸孫道如平地世不舉步陟危值空自為險阻有來求者弗答弗顧但以此心

一酬佛祖白雲之衝卯塔已成如魚千里時遠之行千巖月色萬壑松聲欣然而笑誰為死生

嶽麓海禪師塔銘 并序 代

師名智海姓萬氏吉州太和人也幼靜專無適俗韻去事普覺道人楚金為弟子年二十一剃髮受具辭金遊方金出鄧峯永公門父子道價逼亞東林總玉澗祐故師依玉澗東林最久然無所契悟晚抵仰山陸沉於眾佛印元公獨異之師方銳於學喜翰墨元呵曰子本行道反從事語言筆畫語言筆畫借工於道何益矧木工乎師於是棄去經行湘南諸山依止

大瀉十年真如門風號稱壁立學者皆望崖而退師
獨受印可輩流下之真如赴詔住上都相國寺師雅
志不欲西首衆衲於衡陽花藥山分座說法元符己
卯開法於城東之東明崇寧乙酉遷居於湘西之嶽
麓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明年正月八日麓火一夕而
燼道俗驚嗟以死弔師笑曰夢幻成壞蓋皆戲劇然
吾恃願力宮室未終廢也於是就林縛屋單丁而住
雜蒼頭廝養運瓦礫收燼餘之材造牀榻板隔凡叢
林器用所宜有者皆備曰棟宇卽成器用未具是吾
憂故先辦之聞者竊笑而去師自若也未幾月富者

以金帛施貧者以力施匠者以巧施十年之間厦屋
崇成盤崖萬礎飛楹層閣塗金間碧如化成梵釋龍
天之宮人徒見其經營之功日新而不知其出於閒
暇談笑宣和己亥七月九日以平生道具付待者使
集衆估唱黎明漱盥罷坐丈室聞粥鼓命門弟子因
敘出世本末祝以行道勿懈說偈爲別有智暹者進
曰師獨不能少留乎師以手搖去復周晦左右良久
右脇而逝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有二夏又七日闍
維收骨右塔於西嶗舜塘之陰余官長沙始歎師雖
其道眼無分別相而州里情親若出自然故知其爲

入惠敏有智略恤孤老赴急難常器人於羈賤中屢
折不困其尊禮賢者樂於人為善則其天性嘗叩其
論於宗門號飽參於教觀甚博而知要小見十日而
以計聞嗚呼余聞論事易成事難捨生易處死難師
皆返是豈無德而然耶南牧齊公狀其平生乞銘於
余因為之銘曰

臨濟綱宗遇風則止昭憂其識得念而喜湘南有圓
汾陽之嗣遂與其宗克肖前懿衲子方來歸之如雲
南真兩俊絕塵逸羣海公於真蓋其的孫獨敢袒肩
荷擔宗門天資慈祥一日貴賤幻出寶坊實依淨願

冤親贊毀初莫能辨及其將化則有明驗入死之難
如登焚輪師獨易之如臂屈伸塔曰無縫豈有新陳
我作銘詩昭示學人

石塔銘

并序

馮山空印禪師軾公與余登芙蓉謁長老從公于潮
音堂同遊東澗道人師察法欽文顯預焉空印使同
遊者以石系塔于澗之曲從笑曰連日羣鵲翔鳴豈
此勝緣之祥耶空印請甘露滅其銘曰

萬峯之巔乃有流泉迸兩石間雪渦回旋嶮于三峽
下臨玉淵上有危石其大如屋可坐百夫蘚封蒼玉

從石門道人應乾游以文學之美致高名於世第二
子善機亦授筆與之俱叢林期以起東林之道長子
天倪粹溫而厚誠欵而文里巷往來稀識其面第四
子冲久遊太學以能文舉于禮部所與交皆一時偉
人次子但廓落有奇節不幸早世而孫楷學成而鄉
貢之夫人喜燕賞酒酣冲必利鬻為童子戲婆娑起
舞皆中部節第姪以次上壽觀者歡譁夫人為笑而
罷率以為常邑人慕之女人適貢士劉杭孫九人
皆疑疑爭秀曾孫兩人尚幼銘曰
俊發矯士母數責孟軻廢學母斷織凜然夫人嗣遺

則子孫繩繩詩與書各聞縉紳榮里閭何以訓之乎
威如膝下時聞裂縫掖領之而笑無格色衣冠三子
僧連壁死生亦大能了然誦經而化如蛻蟬我作銘
詩騁其賢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九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施貫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九卷海塩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上元李再興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行狀

雲庵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齡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言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縉紳旣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罵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

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
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
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
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和禪院元豐之末思爲
東吳山水之游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
王王素知其名聞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
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
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
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人大光明藏游戲
三昧互爲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

圓覺而圭峯易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
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
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
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言非
是公大悅因捨第爲寺以延師爲開山第一祖又以
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
買莊土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
論之句者敘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
眞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麻粟葦寺以
新葺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

也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因大悟方見老人平日用處走敘其事真淨罵曰此中乃敢用磊直耶自是迹愈晦而名聲愈著自其東游淮淝所至衲子成叢林顯謨閣待制李景直守洪州仰其風請開法於雲巖未幾殿中監范公帥南昌移居泐潭方是時禪林以飲食爲宗以輒暖爲嗜好以機緣爲戲論師悲歎之師槌拂之下常三百人而宿戶外者又百餘許求入室就學師難之乃謂之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闍梨從什麼處入對皆不契每曰我只畜一條拄杖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將元字脚浣汝枯腸如此臨

濟一宗不到冷落學者莫窺其奧然升堂說法辯如建瓴不留影迹一時公卿大夫宗向之以政和五年夏臥病侍者進藥餌師泛然如無意識須臾食毒物師亦未嘗從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病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乎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而汝輩欲吾昏迷耶七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閱世五十有五坐三十五夏闍維得舍利晶圓淨光不壞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門弟子等收塔于南山之陽嗚呼雲庵之神悟於南公之門超軼絕塵者也予每疑嗣之者難及觀師之風格殆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耶

謹狀

花藥英禪師行狀代

臨濟九世之孫雲庵真淨之嗣師諱進英字拙叟出於羅氏其先吉州太和人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齟齬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羣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為書生輒病至於死鄰母泣曰吾始娠夢有乘空而語曰而出家則疾有瘳矣於是擊鐘梵放誓於佛前乞以為僧洞隆童子而藉名於善集才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即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

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為人賦詩為贈多佳句螺川父老追念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為冥福即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已雖未契而嘗識多賢者晚謁雲庵夜參聞貶剝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為入道之要摛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師有盛名慎許可獨以師為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為鐵喙初開法住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又五年棄之翩然北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

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
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
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老益康強精進不替嘗
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眾背叢林信其誠民人
化其教得法而為一方領袖者不可勝數槌拂之下
嘗二千指龍象雜遝方進而未艾也其激揚大事游
泳語言備存三錄日報慈曰鴈峯游臺盛行於世宣
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嗚
呼若人已矣予竊為桑門惜之參學稟淳一日泣訴
於予以予知其師之深者欲干其狀而求銘故為書

云耳長沙孫承之謹狀

傳

十世觀音應身傳 并贊

唐大菩薩僧寬公出於益州孝水楊氏方其娠也母
失常性却酒歲有慧辯及其生也無痛苦聞異香忽
然在前即能言言我名慧寬有女兒信相亦神異年
相聯於齧齒中終日論說聽者一不能曉其父瑋以
符呪為兩川道俗所歸而不知有佛經入錄其所論
百許紙時懷龍山會禪師聞其異至瑋舍瑋出示之
會驚曰與佛經合不測人也俄有異比丘入火光三

處處傳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於雲間萬衆歡呼聲振山谷勅謚廣濟大師公顯迹之著數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計其時九十七矣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公作四柱記五公符十二時偈壁記心鏡圖數千言傳于世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夢者遇異僧於歲山下以杖指松根令夢鑿之得瑞石一篆文皆識聖宋國祚無疆夢進其石于京師太宗皇帝遣中使置齋於鍾山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賜號道林真覺大師

祭文

祭雲庵和尚文

我生九歲則知有師寤寐悅慕想見形儀識師新豐等父母慈欣然摩頂使執軍持長游大梁薙髮而歸省於九峯凜然德威霜雪雨露物以茂滋師成就我妙如四時紫霄之下泐水之湄前後七年龍起雲隨今古一律妬毀陷擠愛憐收拾終不棄遺我昔出山師則有辭子幼英發終必有爲顧吾老矣見子無期指其二子藉汝教之謹向皆可不可相離德音在耳星霜八移師成新塔我亦陳衰昔師既化品坐對啼

僉遣本明遠乞銘詩事濟而還僵仆於地山川隔阻
久絕音題獨攜希祖千里來辭一酬夙心死無憾悲
師之平生累德巍巍必與其後在我無疑敢不激勵
上答恩私

祭昭默禪師文

政和八年二月初六日甘露滅致以香羞之奠祭于
佛壽靈源真歸無生之塔寶覺以拳授法宗綱區別
背觸大非蒼蒼如履虎窞非愚則狂公少竒逸發劔
劍鏗橫機試之切玉無傷體露情盡凡聖兩忘瀉仰
機辯如珠走盤父喜自匿暴子所長追還此風名聞

諸方臨濟法道始於南昌大於汝穎盛於衡湘黃龍
三關建無勝幢奕世護持不離覺場天魔愁怖走化
且僂剪拂流輩高師門牆庸有匪人賣公自揚騏驎
種性自異犬羊狼觸怒疾夫豈知量儼臨清泉精嚴
激昂如萬星月如百谷王高明廣大洞徹汪洋成就
法器堅超飛翔下視毒龍命將滅喪劃海為兩搏而
取將老則移疾古寺閑房聽萬象說以默自藏猿鳥
厭見天下想望我初見公駿氣騰驤溟滓弟之但加
敬莊人以詭掩公慰愈光置麝溺器更增其香取而
有之籠于藥囊坐交時埋甕于南荒零落苦李人棄

路有公犯世忌愈益稱賞萬人浮議冰消其湯既幸
生還陸沉故鄉豈不願見侍公康強計至失聲事出
倉皇中流欲濟俄喪楫航夜淚殷枕起喟失牀我憂
禪學終背教綱造論導之排斥否臧公聞乃曰彼自
無瘡以書教誡歆傾數行至言吐鳳自然文章馬鳴
龍勝論著精詳文字於道疑不相妨索珠層淵採玉
崇岡人各有志鹹酸異嘗但餘此意拜未敢當嗟吁
惜哉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叢林荒涼然觀斗柄陰晴
晦彰示有出沒夫豈真亡

祭妙高仁禪師文

孤鳳兩雛名著諸方我初識譽未識華光政和甲午
還自南荒夜宿衡嶽草屋路旁僕奴傳呼妙高大方
連璧而來驚喜失牀高誼照入笑語抵掌瀟湘平遠
煙雨孤芳舉以贈我不祕篋箱追繹陳迹云更幾霜
去年中秋宿師雲房爲留十日夜語琅琅曰我出吳
游淮涉湘今三十年倦鳥忘翔偶如慧曉懷思故鄉
想見明越雲泉蒼茫已遣阿湧先渡錢塘不見半年
嶺谷想望計至驚定淚落沾裳思歸之念夫豈其祥
嗚呼師乎忠義激昂高風逸韻仁肝義腸縉紳相志
遠公支郎此生逆旅已熟黃糧夢中吳楚寧能取將

唯方廣譽躬至影堂如我致辭而炷此香清淨法身
敗彙膿囊光透毛孔不可掩藏昔白非在今未嘗忘
如水中乳莫逃鷺王則我與譽何用歎傷

祭覺林山主文

惟靈簡易似放閒靜似懶以法為林滴水為限夜歸
村落投枕再甦竈黔無煙童僕啼飯而兄直視為一
笑莞然三十年事事成辦我愚且鄙少去故鄉豈不
懷歸路脩且長遂成永隔死生相忘念俱事師落髮
游方如宿逆旅各夢同牀聞訃一年乃奠靈几觸自
悽慟語訖酸鼻嗟乎人生有恩有義薦此鉢飯淚墮

如洗

祭幻住庵明師弟文

子少棄家從我游嬉三十一年如夢頃時於此夢境
憂患半之我竄萬里白骨重肉子臥一庵亦失雙目
心知餘年再見不復敢料來歸先館子廬即視模索
認聲驚呼我亦念子形神已枯百不如人謂當壽考
心期惻然正爾難保如臨崖樹先自枯倒不見兩月
果以訃聞既通世契久同師門臨終之語骨須我焚
攜法兄祖疾馳三百瓦燈晝昏寂然空室相視以慟
薦此鉢食

祭鹿門燈禪師文

維皇宋建炎元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二十日特
敘復僧某謹以茗果之奠敢昭告于燈公禪師之靈
明安宗風續佛壽命幾絕而存至師大振芙蓉東去
隨至磻陽如道吾智而有石霜定惠既化遷住鹿門
如青林虔而繼新豐雖牧萬僧如數三四觀其規模
寶覺是似重和改元髮僧官寺禪穢之師包羞惜死
諂諛之極遂拜黃冠師笑視之泚其面顏蘇嶺之下
寶坊幻出何以致之蓋其願力既孝其師又悌其兄
有光叢林不負佛恩凜然風神今成萬古薄奠在盤

淚落無所

祭五祖自老文

古人尚友不短千載苟曰氣合何必面對崎嶇遠來
僥倖為會坐未歡禪師不少待如人噬臍不及何悔
掩淚莫陳意折心碎十方現前去來無礙師豈真亡
覲露妙在

祭郭太尉文

公起徒步絲絢入侍遂斷國論危言讜議在妬忌中
剛而有禮天子敬之愛等昆弟雖無知名民陰受賜
如漢子房如唐陸贄人眾勝天覺中妬忌公笑徑去

道固如是一斥不復而又早世姦邪色矜天下隕涕
 我初聞訃中夜而喟公之精神與天終始宜終功名
 宜身富貴乃歿瘴鄉又寓旅邸人之奇禍至此極矣
 唯德是輔殆虛語耳天定勝人果不容偽妬忌伎窮
 反自相噬邪正日分曉如涇渭今餘十年歸骨萬里
 我昔觀光混迹都市游公卿間如梁寶誌公每延禮
 忘其勢位我亦徑造必至臥內兵衛如雲不敢呵止
 愛憎相奪有萬贊毀坐嘗厚善囚我棘寺幾失頭顱
 終禦魘魅敢期白髮莫于湘水世相新奇習為巧士
 教訓諂諛鈎取祿利貌雖光澤行可愧恥聞公之風

面熱頰泚吾聞陰德榮亨必至不身嘗之當在其子
 格言不欺果見偉器沐浴道德冠冕仁義定世其家
 行矣是似則公之生亦何嘗死

祭朱承議文

吾聞明珠白璧石韜水藏山川草木被其容光臨川
 之民共此盱上如湘老龐道德光華照映兩邦吾儕
 微蹤雲浮四方眷此不去是亦故鄉歎公杖履人羣
 軒昂忠信豈弟易親難忘忽厭夢境高蹈八荒公有
 賢子如麟鳳凰王室柱石吾法垣墻終大公後公豈
 真亡想聞此語抵掌脫冠未忘世禮聊薦積香

祭許先之文

維公於國盡忠於家盡孝豈特天資亦學之効德富才高川增嶽秀薦登清華出縉紳右用舍進退有命有義一斤而終料豈及此聖恩不貲五白而至公獨不沾陽城陸贄嗟余蠢鄙於物多违幸不終窮有公知遇屋歸山丘舟逃夜壑寓詞一觴心折涕落

祭趙君文

惟靈忠信恭敬耀於西州不為無聞年餘七十笑傲林丘不為無壽生有令子派佛祖流不為無慶有一於此足以忘憂而況二三者兼有之耶茲山弗嗣麋鹿

所遊十年之間百廢具修凡以令子德義之優故也余聞之鳥巢南枝狐死首丘彼亦何知能思厥由矧輕勢急道超然特立者乃肯為之羞乎嗚呼計來萬里物故越秋等視閭浮譬如一漚公之云亡非去非留薄奠告焉世禮則由雖神竟竟無不知也尚能為之歆不

瑄上人祭母文

我生頑鈍雀息鳩視不歸庸人亦幸而已矧墮三寶高出塵累儼臨人夫福田于世坐推其因何以至是皆吾母慈念極心碎我昔東游志亦勇銳訪道名山

酬此恩爾身雖四方心挂漳水豈不懷歸料豈及此
三月甲寅計來千里棄杖南韓露行草止天降荼毒
乃不及已呼天泣血奪我母氏今何能為中局亂矣
昔每歸省迎門笑喜堂今闐然瓦燈塵几慈和粹溫
竟作川逝撫柩長號淚迸如洗杯露罍香區區世禮
天地有終此恨無既

祭通判夫人文代

竊聞漢王霸之室有智識而柔懿然子孝而不學夫
雖賢而弗仕又聞唐王珪之母閱房杜而知子及珪
身登三事則其母又已即世唯夫人之高為特有異

於是二者矣夫有霸之賢而為熙豐之名臣子有珪
之材而名冠縉紳壽閱諸孫而視聽敏捷孫能酌古
而心醉六經蓋功名之念如雲之必雨富貴之盛如
川之方增寔清規之所訓祭景慕之遐想懿德必光
於史牒計夫人雖死其何憾乎

祭文七首代

我聞如來世尊將般涅槃自披其胃紫磨黃金卍字
之相而告大衆曰汝等各各瞻仰令足無生後悔及
已掩棺迦葉後至又出雙趺以示眷憐嗚呼如來世
尊正傳法嗣覆蔭此邦三十餘年凡在道俗上與清

衆下與奴隸若親若疎若小若大皆受餘庇今以入
塔攀戀無已精明之温豈弟之容不可復見柔軟之
音慈誨之語不可復聞宗乘微論差別之義不可復
解信念至此意折心摧嗚呼禪師葬靈骨於九原想
音容於萬古雪雲方慘兮悲風飄颻松聲蕭瑟兮哀
聲連朝陳微誠兮以薦薄奠望慈雲兮其不可招嗚
呼哀哉

我來淮山寒暑九遷傾誠於師遂爾忘年比隣追隨
合并周旋每一會語莫不歡然法屬之故無時造膝
師嘗顧我笑指坐席曰終當王我此丈室謂師爲戲

不敢怒嗔今日何日果繼後塵血指汗顏不善芥片
而師有觀教之諄諄今既逝矣夫復何云先德遺訓
何敢不遵法侶現前聊薦溪蘋禮雖不腆情無鮮陳
因法相逢以法爲親非子則姪繩繩誦誦傾困倒廩
不祕珠珍煖其孤寒賞其賤貧自師退居其德日新
諸方音衲川輸雲屯大法將頽謂必中興不見一夕
遂以訃聞如方欲渡遂迷要津中夜起喟棄牀失聲
慈和粹温永失依怙香羞在筵淚落無所
東山眞子白雲的孫迅機妙辯褒然逸羣黃河流天
太山吐雲無有窮極莫知津垠師罷住持其道益尊

醍歌自樂晝常掩門世不得見言豈得聞檻撰積香
鑪焚室熏今既非去昔亦豈存此意昭然卽曰全真
道大德高名聞諸方禪林耆艾覺苑鳳凰三十餘年
化行此邦我輩晚生幸登覺場聞金石誨熏知見香
譬如珠玉山韜水藏而其草木亦被餘光今既云逝
撫心悼傷嗚呼師乎巍巍堂堂遂成千古天豈真亡
念昔侍坐恭聞誨言辭親出家是大因緣本出生死
期離蓋纏求師之難自古則然如芥子針如鸞膠絃
我等何輩萃此法筵如海之大而會百川教誨成就
長養撫憐如物發生雨露無偏又霜雪之使其氣全

恩有_レ四種報効當先百未_一施師我棄捐師之道德
如月在大_カ譽月之明何以加焉恭陳薄奠儼如在前
情斷志訖淚落九泉

天姿曠達純素任真妙年出蜀汎愛親仁淹通宗教
廣見精聞我亦何幸早獲相親義爲朋友法爲弟兄
於師父子兩爲比隣周旋之久三十餘年懷我宗伯
宗門鳳麟不幸早逝殞此偉人謂師英氣可續芳塵
今又已矣撫淚沾巾嗚呼禪師夢幻視身而視生死
如夜與晨十方現前孰亡孰存我獨何爲浪自酸辛
無忘世禮薄奠聊陳

祭老黃龍謚號文代

崇寧四年四月某日住山某敢昭告于南禪師之塔
 竊聞巢由稽者夷齊餓夫初若無求於一時終必有
 稱於百世觀其措慮深遠蓋亦維持化風故知德澤
 之在民是乃聲名之不捨又况荷擔大法提攜四生
 者乎恭惟禪師家于此山名落天下起臨濟於將什
 傳少室於無窮厥集大成有光先覺乃者明天子沛
 流殊恩大昭懿德特旌普覺之號用勵後學之徒仰
 惟覺靈祇此祭福嗚呼春葩華於萬物而不自以為
 功日昭明於四方而不知以為德凡所以歌詠和氣

哀贊高明者皆天下之至情然則禪師於此豈曰不
 然耶

崇仁知縣赦後祭神文

唯三代之訓夏至日恭祭地祇斯古先哲王之懿德
 禮也而歷世堙沒不嗣今天子力舉而行之致禮既
 畢奇祥薦興歡聲和氣充塞天地猶以名山大川廟
 貌所在有功血食於民者未克躬至則以守令使告
 行吏其敢不肅虔哉謹用某日特具牲醑以奠于祠
 下神之聽之祇此祭福

祈雨文

仍歲饑凶民之艱食亦以衆矣而菜色啼洟者猶並
 首以望有秋如痿者之不忘起也春夏之交風雨時
 若方將奮躍似有生意而比日毒暑益熾四無雲陰
 車鴉夜鳴田龜晝坼饑凶之憂恐在朝夕傳曰亨年
 而不鹹敗所成矣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為不克終
 豈神之賜昌其始而終奪之邪吏以不職上天降罰
 吏躬任之民其何辜而神亦坐視其病哉謹率丞佐
 羣趨並走致恭于祠下雀息以俟休咎神其哀憐之
 謝雨文
 比日以來民以不時實雨望天焦勞蓋飢饉之餘情

易驚擾如禽傷弦念痛於曲木如稚驚雷失聲於破
 釜是用率丞佐上瀆神聰香火未收雲氣已布連日
 繼夕霖雨霑足嗚呼雖父兄之所哀憐其必從何以
 迨比舞翠浪於山原兆黃雲於困廩歲登訟簡民樂
 吏閒荷神之賜孰大於此式莫昭告豈不休哉
 石門文字禪卷第三十

丹陽賀門徐氏男夢燈女玉燈 金氏 周氏
 周晏共施刻此卷 海鹽了緣居士對 長洲
 徐普書 上元李茂松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寬文四甲辰歲極月吉且

二條通鶴屋町田原仁左衛門刻



